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

十九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一

策

時議策五

論治邊之策

孫諫議

曰伏見陛下深以戎狄為念而治邊防諸軍實臨朝既思亡
 之將帥至親撰文以祭前朝大將之有功者垂老降虜賜之服
 章延見訪逮以此見陛下之於夷狄懷不平之憤而欲上為列
 聖據之於無窮也曰切不自料謹上治邊之略伏惟留神采擇
 國家與虜和好六七十午雖時有邀求或小侵慢然未嘗敢頓
 隨信誓言深入大擾邊民白首不見兵革朝廷雖歲捐金縑厚禮
 重幣以結其懽心然吾之元元得父子相保以養其家不至於
 暴露流離肝腦塗地者列聖之賜也其賄益厚其勢益驕其弊
 終至於用武何也與者倦而其取無厭約既久則其終必弊則
 其至於用武也豈得已哉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不得已則軍儲不可以不實邊防不可
 以不修將不可以不擇卒不可以不練吾之糧械既已備足戎
 人守信誓謹疆場則吾固待之如初若大有所求違約妄作或
 約重兵以臨境上恃吾有以待之則以戰以守惟上所令曰雖
 未嘗至邊州以巨之所聞見切恐今日之將卒器械糧廩未可
 以與虜角也曰聞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享士
 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
 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二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
 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委任邊將必若趙之於李牧
 可也太祖皇帝神武聖謨燭知邊事故關南用李漢超瀛州用
 馬仁瑒常山用韓令坤易州用賀惟忠揀州用何繼筠延州用
 趙贊慶州用姚內斌環州用董遵誨原州用王彥昇靈州用馮
 繼業遠者至二十年近者亦不減十餘歲其家留京師者撫恤
 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市場免所過征稅令募



驍勇以爲爪牙每來朝必召對賜坐飲食之其還以厚加賜資
故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通知蕃人情狀敵將入寇我
已先知設伏掩擊多能以寡勝衆以羣取蜀取荆下嶺表九江
南二十年間用兵四方而不以西北爲憂者諸將守邊之力也
臣以謂不能策略若此十人者不之於世願所以委任責成
之道何如耳誠能講求用人之方於諸州要處試而用之其才
果可任也則付之一州以便其從事地可舉聞聽招土兵卒可
選用任其嚴置財可聚散任其出入間謀往來任其自便率歲
來朝燕見加禮使君臣之際洞見心腑則將輸其忠士盡其力
是備邊諸州皆得李牧以守之也如此則虜之進退常在中國
至於無厭之邀求無故之侵侮彼將望風而自沮矣孰敢赴湯
蹈火以取糜爛哉夫以衰周之諸侯唐室之藩鎮皆以一國或
數州之地外抗夷狄內拒天子蓋用志不分者能以小敵大委
任責成者能以寡勝衆也今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鯁鯁然

卷二十一

二

嘗有夷狄之患用人不專而間說者衆不假人以權而朝廷自
任其責故也臣聞治天下者譬之養身身之血氣不可偏有所
養養益以勝氣養氣以勝血皆以致疾而害其身文武之爲用
亦何以異此國家自西師講和以來天下以兵爲諱武事之不
講也久矣陛下天錫勇智兼用文武方將大拯天下之弊以爲
宗廟無窮計慮則夫備邊選將之方特其小小者耳伏望陛下
日新盛德聽用賢俊收采衆策以期成功天下幸甚

熙寧元年六月

議立孔子後

祖秘監

臣伏見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原襲封文宣公乃是其
人未死已賜謚矣臣切觀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衆在漢魏則
曰褒成褒聖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
周及隋封以鄒國唐初曰褒聖或爲君或爲侯爲公爲大夫使
奉祭祀唯漢平帝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遂以均爲褒成君
至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謚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是皆

以祖之美謚而加後嗣生而謚之不經甚矣欲乞明詔有司詳
求古訓或封以小國或取尊儒褒聖之義別定美號加于封爵
著于令式使千古之下无以加於我朝之盛典也至和二年四月
常博士有旨
送兩制詳議

上疏言皇嗣事

趙清獻公

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无權宜天下之能事不可失機會至於
去禍以歸福却亂以格治救亡以圖存轉危以置安者用權宜
適機會也向者伏覩陛下聖躬偶一違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搖
賴宗廟社稷之降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復康然
猶上有謫見之文迨无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于再三天其或
者豈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厥祥異明白丁寧
警戒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亟有所為而然也權宜也機會
也今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万邦以正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
方叔孫通以謂天下之本柰何以天下為戲轉劇亦去前定可

卷六十一

三

以守法不削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願願陛下思所以答謫見
妖言之警誠思所以固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中外臣庶
之憂慮思所以破英雄陰賊之窺覷斷宸衷發美意擇甲宗室賢
美子弟或教育官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盤
石維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以至公而財擇為
伏况陛下春秋富盛福壽延洪一旦皇子慶誕少陽位正儲貳
事幹何損權宜方今施為且適機會轉禍亂危亡將然之勢為
福治安存无疆之基豈不盛哉豈不休哉臣職有言責計无家
為戴任下之恩極泰山之重願愚目之命等鴻毛之輕儻一毫
有益於朝廷則万死甘從於鼎鑊千冒旒冕目无任納忠之至

幾策二篇

審勢

老泉先生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純
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

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悉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上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上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方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方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介節而其大弊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上者而臣猶有感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而屈者威與惠也夫疆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盡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彊者利用惠乘彊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

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彊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彊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盡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彊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且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彊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土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遑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彊也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

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疆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疆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捷平民是謂以疆政濟疆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疆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万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万而天子一呼於殿陛之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疆之勢也勢疆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疆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

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走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疆威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幣帛之耻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臣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疆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墜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疆秦之勢而弱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疆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疆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疆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弛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疆國也一旦發怒刻裂万家封即墨大夫召亭陶

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欲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彊政政彊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彊臣故曰乘弱之患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上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

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无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弃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礼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彊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

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无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蓋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道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无望其臣與道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縢以數十方計曩者幸吾有西羗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益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一

卷二十一

七

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无變也古者匈奴之疆不過冒頓嘗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溢然矣以今度之彼且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百倍於匈奴金積羨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无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与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虽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少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劫之歲得金錢數百千万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万而中國損數百千万吾日以富中國

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此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无可乘之豐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投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先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臣度之當今中國雖万万无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豈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无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

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誇我此其心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邪曩者以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乃彼不欲戰而我遂不与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无乃与此異乎日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爾臣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愛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

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无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
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
爵之救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
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徇倖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
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无大變以及於孝景之出有
謀臣曰晁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
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
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
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
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
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
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
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疆不減於七國而天下
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无事而臣

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
大畏其疾也不若思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
坐弊舟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
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至人除患
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
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
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則宏遠深切之謀固
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
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
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
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柰何曰匈奴
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
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
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

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其日圍其所以某日攻其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鼓旗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而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无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

十

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計窮遷延以遁臣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爾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伯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焉呼是七國之勢也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二
策

時議策六

上時務十條

明道先生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與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平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履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繫舉必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少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傳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代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至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身蕩然無法言暑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於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縣

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比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勸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

之備此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万游手不可貸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來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藝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山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利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三公禮制不足以檢

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分定則姦詐獲奪人人求
厭其欲而無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
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
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有施行之驗如其綱
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
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无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條時務七事

李尚書

一曰崇廉耻臣聞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仁矣孔子曰行已有耻孟
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而管子亦曰礼義廉耻是
謂四維古之聖賢所以崇尚廉耻如此其切而後世或置而不察
良可駭也昔重仲舒當漢武之時數廉耻賢不肖混殺盡廉
耻不崇於世則名分不足以塞覬覦賞罰不足以正功罪公議
不行人才日壞欲相與隆政治何可得也臣伏見熙寧已還急
於事功易於揀拔超越倫等卒循資格謀利者計息以均賞議

獄者巧詆以拜官矯誣傾奪肆不顧忌今雖窒其所以致之之
源而流風餘骸尚有存者士不修己而以干進為事不務率職
而以請託為先每詔下薦士則自媒者盈鄉士之門屬託者交
車馬於道違公議者莫愧乖物理者不懲以得為心安復愧畏
此風寔長為弊其大臣愚欲望聖慈深詔有司訓以治弊簡求
忠實廉退之士進之官師以厚薄俗其不懲文仍委御史臺彈
劾則人知修方而賢不肖別矣賢不肖別於朝則愚夫陋俗亦
知化矣二曰存鄉舉臣聞周之取士也其書曰使民興賢出使
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未聞以文章選賢也後世法敝衆弊
紛起下之人不復以誠事其上而上之人何復誠信而聽之哉
此鄉舉所以終廢而試藝之法不可革也今天下二歲一考士
初試於其鄉州再試於京師而官之曾莫原其修之於家行之
於其鄉黨朋友者何如也士知不考其素而唯文章之工寧復
有自重自修之志哉設有自重自修之士賢質粹美問事深博

其患足以事君其才足以治民而不幸不工於文章則終身不得齒仕版立朝廷矣豈不可為之長太息也今有徑寸之璧弃置而不貢之朝莫不為之恨自重自修之士不貴於珠玉哉此臣所以為朝廷惜也臣愚欲乞詔天下州郡當貢士之歲許於解額內弗試而貢一人擇鄉黨孝弟忠信通博之士俾其間閭里之善士以告守令守令同察而告之監司監司覈實果不虛而差參諸貢士而官之仍命有司立為條約元則闕之有其人而不貢則治之幸非其人則坐之如此在天下之士各知修方以行已則以文章選士之敝有時而衰矣三曰別守宰臣伏以四海九州之大生齒之夥朝廷不得家治而人教之也為之衆建州縣張設管吏約以詔條使人循理而趨善安土而樂生雖然朝夕與民相親而易致感者莫如縣令郡守次之監司又次之今吏部之格雖曰以守宰官為縣令守宰官為縣令者僅得其半而

恨哉四曰廢賦貪巨聞為國家者擇士而官之非以去其身為
民而圖治也制祿而頒之非以厚其家代耕而養廉也今稅民
之粟帛損邦之貨泉隨其爵位而祿之矣貪汚之上以財抵罪
者歲不可勝數非獨為士者上負邦家亦朝廷法制有以召致
之然也今吏部四選附籍者幾三萬貪而在選者常以數十貪
賢愚弗別廉汚雜處客舍旅館或逾年而得一闈更兩歲而及
其期官充員多莫如今日曰愚竊以謂任於朝而食人祿矣公
私過各或不得免而肆然犯法以贓獲罪其迹顯著尚足矜耶
而使之因緣赦宥積累期限而叙復之何也欲望詔有司凡以
正賊抵罪者一切廢置示弗復用其或才能卓異不幸絀誤也
命鄉士以名上之付有司以議之或有可收也降等而官之終
弗變也鄉士同其罪則官澄而冗革矣五曰定疑獄巨聞易曰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以
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獄訟至繁官吏至衆蓋獄訟繁則不能無

可疑可愆之情官吏衆則不少皆明習法律之士前日愆雨之
初且不避誅戮嘗陳所以致早之因矣我朝累聖臨御欽恤庶
獄上遵先王之戒方州之請多原情而家貸矣夫以先王之聖
智猶日寧失不經今方州所請將事深文而務殺之耶又因以
罪其官吏官吏畏罪則取可疑可愆者遷情就法而殺之矣安
事上請而取各悔也哉况夫官吏之愚難以遍曉而務在免過
希合巨愚伏望朝廷以前日所降詔旨特加修明廣示海宇俾
可疑可愆之獄皆如平日以其實情上請付有司議之或失於
妄請也亦如昔者特放其罪如此則疑情愆獄皆得以上聞而
好生之德周四海矣六曰擇儒師巨聞用師之所先財用積器
械利城壘堅士卒練將帥謹立者具勝敵之能事舉矣先帝憂
勤積歲以儲兵備今粗會常平等積錢餘五萬貫穀帛亦斛亦
復稱是財用不謂不積矣然寧已來茲羽毛齒革之材講犀利
之要巧者奏工殆餘十年械器不謂不利矣增城築堡澤當要

處守禦之方無不詳盡城壁不謂不堅矣行陣坐作引弓擣擊
擊刺之法靡不講究士卒不謂不練矣虜虜之勇有功必賞賜
官授節超逾倫等將帥不謂不擇矣雖然吳子曰凡人論將常
觀於勇勇之為將萬分之一蓋言以勇擇將未盡其要勇敢之
將迎敵以取勝可也若其制列城專一道德撫百萬之衆取護武
之佐失所能任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以是言之非通儒
學士知國幹者不足與知此巨不敢速陳古事在仁祖時蓋非
范仲淹韓琦龐籍之徒不用也然今日所當擇者巨勿冀朝廷
加慮而深思也七日修役法自聞古者用萬民之力歲不過三
日而使之以時人不告病後世有不熱極人力而疲之莫之懲
也昔者破民之力莫甚於差役差役之甚至有破民家產盡矣
妻孥以濱死者熙寧元豐之間以差役為病民也使一切輸錢
於縣官官為賦間民而役之方是時朝廷改法則意在息民議
法之臣以寬剩為事平民輸之歲覺不凍復思差科之為幸也

卷之十二

六

今者既詔有司講明差法前日所謂破家產之散悉已鐫除而
是非猶興議論未一皆以謂上戶特幸中戶役并上戶特幸則
求所以抑兼井而均民力中戶役併則其為病有過於輸錢且
愚以謂法無新陳使民者良法也論與彼已可久者確論也欲
望朝廷命有司二法之至要而裁取之參公論之可行而修完
之使人便而又行百世無散豈不善哉此下役法於四方而付
其善於戶部以巨之愚見其必可久也欲乞再承認旨許自邦
畿以及諸路先召畿令因版籍即新書帛裁損之以召近畿數
路監司如畿縣之法自近以遠遠因可以草非不踰歲而天下
之役書全矣夫為法之大及物之衆休戚所繫治忽隨之為國
家者可不慎哉所以不敢冒鈇鉞之誅而不能終理也元符元

為戶部
尚書

議案四界也策

王樞密

巨累月前尊上疏論天下之大言曰莫如蘭會之坐蹕中國願

陛下早圖之今聞曰人入朝以請地為事陛下念生靈安逸遠
久之計深以此事屬謀大臣而聞大臣議論參差無一定之策
竊度聖心惑之未有以處曰以謂聽言之道必以事觀之則一
言可使國家未開拓以前惟以信義為重夷狄之心不敢輕侮
故邊患少邊患少故民力紓故人心安人心安故兵威
疆所以能坐制夷狄而不自弊開拓以來以有限之財供無窮
之費以與窮之質食無用之地民力已困而不可反人心已危
而不可保兵威已沮而不可恃不於此時修復信義為天下休
息計尚可固執更增後日之患乎昔漢桑洪羊章請田輪臺之
田以威西國武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
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遠田輪臺是擾勞天
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西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
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公議者欲請留蘭皋而田之何以異此惟
陛下鑒武帝之所以悔於終者早悔之幸甚至宣帝時魏相請

罷車師之田元帝時賈捐之請棄朱崖郡唐相狄仁傑亦請棄
四鎮立斛瑟羅為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李德裕亦請勿
保安西是數人者皆一時之賢豈不為國家惜風靈重棄其地
哉蓋不欲貪外耗內疲竭生靈若虛名受實弊遺國家兵窮之
患也今窮荒之地於國家之勢不以得為疆不以失為弱識者
皆曰去大患以自完乃所以疆耳夫得地不如養民防人不如
守已今因其有請而與之足以示懷柔之恩結和平之信又失
此時後日兵連禍結中國厭苦而腹心之患生陛下雖欲舉而
棄之將不能矣臣度議者不過曰十餘年間竭天下之力而得
之寧忍一旦委之乎此不知經遠者之論也夫已耗之民財已
傷之民命既非悔可追矣而後日之患猶不與之乎今則當何
時而已耶又不過曰恐啓無厭之求益生邊患不如勿與此不
知自處者之慮也夫彼求者其名則我執者有名無名之求勢
當自屈且彼雖莫欲既已與之豈不知恩尚何無厭之請耶若

有思以終之猶恐其來則無因以與之將如何哉呂覽閩邊之初其費不可以數言罷兵之後歲歲常費猶不減數百萬一有騷動其將奈何陛下頃念此皆出於中原生靈膏血夫中原者陛下據之以制四夷者也而以生靈膏血塗窮荒不毛之地欲為王世長久之計豈不誤哉此事萬萬無可疑惟陛下留神早賜睿斷天下幸甚

議安反側事

王諫議明叟

臣伏聞近者朝廷以放黜一二十大數十數巨蠹恐人情不安將下詔書以安之又將戒言事官凡巨寮舊惡不得復言呂固未詳其虛實誠出於此臣恐四方有識之士輕議朝廷也其狀於今日月三日投進詔臣今又聞詔書有言者勿得彈劾有司毋得使之飛竊以為過矣夫為陛下之耳目者言事官也為陛下之股肱者有司也小人情偽萬狀宿惡舊惡初多隱伏幸而發露者見則言事官論之有同行之然後小人不得大肆而朝廷

文至二

八

清明陛下可以無為而治矣蓋小人之宿惡舊奸發露者見而言事官鉗口而不得言有司束手而不得治則小人肆行而與所憚矣使小人肆行而無所憚則其君壞法毒民害物者蜂起鱗集而爭奮矣朝廷尚安得清明陛下尚安得無為而治哉或言事官忠憤而違詔以舉職有司疾惡而違詔以行法則陛下之詔書乃成虛設言事官有司之違詔者亦不為無罪又須按治則綱紀紊亂賢不肖混淆而意外之憂智者有所不能諫賢者有所不能救矣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而迭為盛衰者也故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為否夫否泰者君子小人消長之間也今朝廷優恤小人而出言者勿復彈劾有司安得施行是乃抑君子而長小人歲月之間邪黨漸勝則天下不幾於否乎言者帝乃雖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孔子道謂人而之仁疾之已甚亂也亦未之聞箝言者之口而使不得言小人之甚廢有言者之箝而使不得治小人之惡也今

陛下必欲下寬大之詔以安群小之情則惟用開略細故以論之可也何至壞朝廷之紀綱使小人舊惡宿惡之發露者見者其軍狀雖壯於罔上亦一切不問而言者勿復強効有司毋得施行以爲卜人之資也伏望聖明察之敷講之謹於此今無爲異日之患天下幸甚

畫河之備邊三策

浮休居士

自猥以衰疾縲塵聖選使待罪邊要平時責在固已非輕况當遠人新舊之交河朔累年賊流之後使遠人盟好如昔日無或渝變更不復論儻使有毫髮好惡不同前日使貽中國深憂以巨顧之今日河朔之勢正如寶元康定之前將不知立兵兵不知戰一旦倉猝不可枝梧邊臣若預爲振舉則謂之張皇而朝廷亦自不容若夫舊要安號爲無事則綱目日見頽廢有不勝舉之憂故凡議河朔之政者以今日爲最難此臣所以不敢緘默必爲陛下陳之也其當急務者略有三數端故曰選將兵擇郡守

兵額當用謹探報數事修立則備邊之術已過半矣苟行之得策亦無張皇生事之患今臣輒有所請敢望陛下留神肯覽特賜主張應副則事無不集若委之有司按條沮難則無復機事矣謹別具開析奏陳一曰選將兵九言河北軍事者必曰將驕卒遠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此上下所同知也或者欲爲之整齊訓練之則必曰河北軍情不同也稍急則生事此中外所共患也又爲將者多是膏粱子弟畏河東陝西不敢往蓋欲來河北百年之間未嘗知有烽火之警雖有出屯不離本路惟是優游暇日安得不驕且惰也近日朝廷將河北將兵遣戍陝西其得均安之策自欲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將兵輪那出戍河東陝西却將東西京將兵專戍河北以補河北將兵出戍之闕仍此之能將少促代期所貴乎特則知有道塗往還之勞緩急則知有出入戰陳之事二曰擇郡守勘會河北沿邊州軍自兩地講安以來迄今百年雖號爲邊郡不知有戰陳守禦之事唯是

飲食宴樂優游暇日而已以此凡孤質公平奇志之士莫得而
居之以至城壘器械凡所謂軍中之職不復講脩相習宴安久
已成俗臣伏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沿邊知軍州及將副選
擇脚色內曾經三路沿邊城寨將佐及累有戰功內知州軍曹
實磨路分都監資序人充仍舉行自通和以來河北沿邊知州
軍條貫所貴緩急之際不致誤事三日添兵額本朝自南北通
好已來定州路兵額常及十萬不後日見銷耗至熙寧元豐以
前定州猶不減二三人後因封樁禁軍闈額錢糧朝廷確務
封樁數多轉運司利於銷兵省費更不切招填因致邊兵六日少
即今春秋大教人數不及六七千人定州最為河北屯兵之處
尚乃如此其他州軍即可知矣咫尺敵境聲迹相聞使形勢如
此豈得安便皆由邊帥不思經安利害懼於建明朝廷不復以
緩急倉猝為慮定州馬步禁軍共三十一指揮近年每指揮減
祿四百人仍招填不足已乞將該指揮人數却復舊額定州

文六十一

十

依乞元隆朝旨常令及二萬人仍乞於京東西路招刺添填車
置官催促所貴稍遠北邊不敢張皇四日蓄財用勘會河北累
歲災歉又以大河移徙生齒之流民力凋弊公私乏絕臣訪聞
本管定州即目人狼不至急鬻唯是錢絀苦無見在保塞以東
糧食亦闕兼聞春衣至今有未曾支散云定州一年約支錢
二十二万貫有零諸雜課利改錢祇得一十一万有零其餘及
是轉運司添培方丁一年支計今轉運司那融不行屢曾下告
朝廷已聞支撥見錢文鈔及借奉職等補牒河北州縣既屢遭
災歉流死公私乏絕豈有餘力買官至於見錢文鈔又專為博
買斛斗所以應用全闕定州一月諸般支使約万緡軍資庫轉
運司見錢祇有七百二十餘貫餘二百餘匹定武大藩猶且如
此其餘列郡即可知矣咫尺狄虜雖日交使知助力至此何
以示威取重伏望陛下特賜指揮將給發見錢鈔必糧食定用處
權許出賣見錢及諸州軍常平錢內借撥一二百萬貫赴轉運

言應副急聞支用却責限歸還據今日窘急之勢儻朝廷不為
講明究濟使人情窮溢緩急必致生事五日達探報臣觀古之
為將守邊第一必先規邏苟得其術敵人之情可以坐制先人
有奪人之功其此之謂也與夫戰攻而獲勝不可同日而語切
聞河北邊上近年探事人徒有其名至於酬賞全然微薄以爲
規邏之人不肯探伺既不知敵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枝梧况當
新舊之交尤在積審訪聞即曰安撫司所管回易本錢不多臣
欲乞朝廷特降見錢文鈔一十萬貫添助回易如探伺得實則
量添酬賞所貴激勵邊人虜情可得上除元定州

議役法事

元城先生

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今將四年選官置者講求利病天下之
議悉更折衷而承認立法之意唯以仁民愛物為務謂嘉祐差
役之制已便矣然當時官見其害者今則損而去之元豐約束
之制民以為利者今則取而益之至於風俗之殊向南北之異

卷之二

二

且而本諸人情裁以國論隨方立條固不具備而更甲以明詔
諭旨郡縣若施行之際或窒礙而未通節文之間或疏略而未
盡更俾建明為之增損有以見陛下至仁厚重謹民事之深意
也新書之下輿情慰悅中外帖息初無間言而奸邪之人內懷
顧望造播橫議必欲沮壞至一二小臣敢執偏見妄進邪說欲
罷差役依舊舊章在當職官吏不能為朝廷固守法度而依違迂
就屢有變更天下人情莫不疑惑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聞自
古取民之道止於粟帛與民力而已三者皆生之無窮而取之
不竭故堯舜三代以來莫之能廢議者乃謂不役其身止令輸
錢則公私利便而可以久行臣請有以折之國家泉貨經費所
資設官設鑄歲有定額民或盜為罪至論死今存其易出之力
而責其難致之錢固之非理又使上戶止納數千則優游本祿
日益兼并下戶自來無役者例使加賦日賤月削寢以窮困後
元分之貧民益一分之上戶輕重倒置動其憂於此巨切請以

家一歲觀之則輸錢若省而易給以終身累歲計之則所出不
資而難供今聚歛之曰嗟欲誅剥生民而不為天下久長之慮
其可信哉議者又謂人之輸差不及三番處恐差役太重臣亦
有以折之且治平之前天下戶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舊法
役人五十三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口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
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於四十二
萬九十餘人比之舊法即減十萬九千之額謂之輸差不足亦
已過矣然而天下州縣或有連值凶歲人戶流離番次不足之
處則在有司通融補助必不可以小節而廢大法也臣伏觀國
家受命以來百有餘年差役之法已更六聖隨時損益既皆中
理考觀已試之放固可行之不疑而累年於茲尚容移奪臣切
謂知法之未良改之不可不速知法之已善守之不可不固今
差法已善陛下正當善守之執政大臣尤宜協心躰國堅聖邪
說而乃縱使奸慝倡為異論撓動人情或亂天下故議者謂今

辨

十三

日紛紛之患不在於無知之庶民而特在於挾邪之士大夫也
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
願陛下特奮乾剛力王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使輕徇浮
言妄有變易庶幾祖宗之成法不為奸人之所奪天下幸甚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三
策

時議策七

議鄯鄯事宜策

得得居士

臣聞去歲熙河路以賫征投降因取湟鄯二州朝廷委陝西運判秦希甫知熙州胡宗回相度秦熙甫以二州為不可守胡宗回以二州為不可棄更奏異同紛若白黑自後覆軍殺將果失鄯州秦希甫之言驗而白罷運判胡宗回之言不當而仍舊作帥蓋章惇蔡卞曲庇帥臣欲幸邀功故蒙昧朝廷隱諱邊患方口一辭以為不當切以用兵累年公私困竭加以物貴人饑解池填壤方一更有邊事國家如何枝梧臣伏願陛下取秦希甫胡宗回并臣庶所上論邊事書一處類聚編排參驗可弃可守之策則利害灼然不可掩矣然後選差小心得力曉事內臣一真齋手詔往邊上問帥臣及監司將官等各令具棄守二策結

軍令畢狀奏聞則自然着實供析不敢依違附會矣 右臣伏觀熙寧中神宗皇帝所以能用兵取熙河者不獨英謀睿斷委用得人蓋以承仁宗數十年天下富庶之後紹聖之初所以能用得路進築者亦以承元祐十年休息之後今日邊隙視紹聖之初為益廣財用視紹聖之初為益乏勁兵健馬視紹聖之初為益耗謀臣宿將視紹聖之初為益少加以鹽池損壞歲失財用三百餘萬關中累年荒旱物貴人饑生齒流移十減六七今年雖豐物價猶五倍平日以此觀之邊事未可復生亦明矣去年邊臣邀功為國失信奪貨為寇立召邊患強欲兼并湟鄯二州自去歲屏覆軍殺將已失其一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絕荒山窮谷地不可耕道路險阨又難饋運得之无用徒耗中國又湟鄯二州均為喃氏之地鄯大湟小唇齒相依既已棄鄯湟州勢難獨守國家守之且有五患朝廷前年取天都山置西安州取葭鶩寨置豐盛軍無所不可向者此夏賊之地吾讎敵之國取之

有名也今湟州迺喃氏之地喃氏世效忠順有功國家真宗仁宗繼嘗封爵乃朝廷與國因與國之亂而貪其土地失信背義取之無名絕夷狄向化之意一患也國家征伐夏賊所以無熙河以西之憂者喃氏為籬落也今既取湟州則喃氏餘族不為吾助吾必有西邊費財用師之備二患也國家買馬歲二萬正而責青唐十居七八今既為籬則馬不復至二年一疋不買亦可見矣西邊無馬大失邊備三患也河南有郎阿章族河北有瞎養呢族平日與喃氏同輔中國今吾既與喃氏為籬則彼畏吾有吞并之心必與夏賊結連以抗中國四患也万一夏賊因喃氏之困掩取其地則勢力益強永遠為吾腹背之害五患也况聞自得湟州已來歲費三百萬貫以守之一州所費如此五路邊面可知矣國家一歲賦入三百萬者凡有幾也內帑之積三百萬者亦有幾也安可以既乏之財追無窮之欲圖未集之衆棄已成之師耶竊聞陛下備嘗講究其事始差內臣李某復

差內臣鄭居簡皆知本末本路走馬郝平及姚雄苗履亦嘗具利害數奏觀此事躡所宜多方休養不宜更滋邊患萬一五路同日有警兵困不給財竭不續糧之不繼虜或乘突侵犯關隴不知朝廷何以支梧又聞陝西運判秦希甫知熙州胡宗回曾有文字互奏邊事不同又聞邊人實封言邊事者其眾邊人所陳其言必實臣伏願陛下取上件文字類聚一處子細參考則是非利害不可掩矣然後選差謹厚小心得力曉事內臣一員齎手詔往邊上密令帥臣及本路監司將官等各具疏棄守二者畫一利害結軍令狀聞奏以參合希甫宗回及邊人封事臣願陛下更令二府大臣各具已見論列若議論不同即令結難務盡其詞以是而止如其立異違衆公肆偏見則俾之先具用若干兵馬須若干資糧擇何人往守約何時無患若有敗事先坐首議陛下徐察其所言審其所處則安危之機成敗之効曉然於目前矣昔漢武帝亦嘗令韓安國王恢詰難邊事往返五六

其後敗事恢任其責今日治邊正可用此策矣 右臣先曾論
湟州事乞陛下俯稽衆議早定棄守之策又曾論赤氣事乞陛
下仰推天變豫防夷狄竊發之虞天道幽遠理難取必方此恐
懼以俟妄言之罪乃今月初八日夜伏見月暈圍畢昴謹按漢
志曰畢昴天街也其北爲胡其南爲漢而參爲趙魏之郊昔漢
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象不徒示必
有可考夫以陛下躬堯舜之資乘千載之運小心順帝動無
過舉而天象屢變其故何也蓋天心深愛陛下欲陛下畏懼
修省先事爲備故變象之來併在數月推考象類皆爲兵應雖
非諄諄理不虛示臣謹爲陛下先論陝西五路公邊
終論河北略具畫一如後 一湟鄯二州乃喃厮羅地喃氏世
効忠順有功朝廷爲國家與國自真宗時繼遷爲寇喃氏以兵
牽制卒使兵敗困於六谷朝廷以其功大封武威郡王及康定
寶元元昊不順又常出兵以助中國仁宗再封武威王自是九

有夏賊之虞喃氏必爲中國之助朝廷所以無熙河以西之憂
者以喃氏爲藩籬也前年因賫征竊據失國出走王贍胡宗回
乘彼之亂妄稱納土殺降攘貨自去藩屏覆軍殺將失信夷狄
朝廷一切不治其罪既已棄鄯湟獨尚留不唯孤絕地不可耕
饋運艱阻勢難獨守亦恐喃氏銜怨結連夏賊或勢力微弱爲
賊所并自此西方吐蕃諸族必盡服屬夏賊夏賊益強國家邊
面益廣由階成文龍直抵蜀道悉鄰西賊之境蓋不啻五千餘
里其爲國家之患豈特一州之地陝西歲失買馬之利而已哉
臣願陛下更詳前後臣庶所論湟州棄守利害如不可守先下
手詔選命邊帥一員令於境上召賫養贖與大小隴拶等喻以
前年邊臣生事非朝廷本意斬王贍於境上黜宗回於遠方還
其湟州擇所當立之酋責以如祖宗以來世守忠順則費財遠
守自開邊面之虞庶幾息矣今不早定去取設若力屈不守覆
軍殺將挫損國威又欲如前年置而不問耶昔瀘州邊事韓存

實止以不即追乞弟神宗皇帝命斬於邊上王贍之罪遂不止
百陪於存實一日斬首足以息邊人之寃憤矣 一臣聞往者
朝廷許令諸路進築人人務深入虜界多築堡砦以希功賞故
不復計勢之險易地之遠近守之可否兵廣財屈為國瘡痍捨
可守之疆城不毛之地規難臣之虜喪既練之師且夷狄之性
貪而怙亂侵其土地彼已不分建立城砦又有可欲今日納款
特以力困耳彼其為心亦豈一日不思有逞哉遠不過三五年
近不出一二歲天時人事必有邊警言自關中歲歉物貴已六年
矣去歲雖豐物價至今猶五倍平日不獨糧食彈窘加以財用
匱竭官員俸給累月無支諸軍料錢往往併月平居如此萬一
有事何以應副無財兵亂理有必至臣願陛下特下手詔嚴勅
逐路帥臣俾其各畫地圖指陳攻守之策蓋新築城砦僅全舊
有堡砦漸廢欲新舊並守則財力不支欲捨舊守新則饋運滋
遠地里滋遠則罅隙必多罅隙既多則救應必艱萬一寇至虜

衆限隔內外睽阻首尾不應則堡砦遠者不特無益適足為患
故臣願陛下勅帥臣具新舊堡砦若何者為可守何者為可廢何
者可以兼存何者可以並罷俾之直論不得觀望成敗之際嚴
立刑賞然後下兩府大臣公共參議萬一異議俾任其責如漢
武之責王恢自然不敢逞其私意矣昔仁宗皇帝嘗御龍圖天
章閣詔近臣問以西北多故將帥不得人令具疏以對况今日
邊事之重大臣於此可以悉心公論矣 一臣聞前年河北水
災居民流移自來靜以北居民所存三四自滄州以北所存一
二其他郡縣大率類此千里蕭條闕無人煙去年歲豐無人耕
種所收苗稼十不一二河北朝廷根本密迤強敵居民流散倉
廩空虛城郭不修甲兵不利萬一有警何以為計今朝廷雖行
蠲爵以佐用度縱使多蠲所得有幾又地土不耕收穫至寡雖
蠲爵入粟勢豈贏余取之本路無由知足臣願陛下力節浮費
痛減用度發內帑之積募人漕東南之粟誘民歸業課農力耕

密勅監司牧守籌器械修城壘預選將領訓齊卒伍雖為無虞
嘗若有待蓋赤氣之起月暈所主趙魏之郊不可無備此天象
之變可質而知也又聞前年水災流民有入北界者幽薊之間
往往刺之為軍中國虛實彼固知矣虜主老病七年轉甚胡鵠
鷲猛性頗好戰狼子野心難以信結萬一乘我無備有所趁
趨則國家豫備安得悉然而無意哉此人盡可質而知也昔真
宗皇帝嘗謂輔臣曰設險與功守邊之利甚漸為之制善莫大
焉此祖宗之事足以為法國家太平百五十年財用彫竭無甚
今日昔仁宗皇帝積之數十年而神宗皇帝用之哲宗皇帝積
之十餘年而紹聖耗之陛下適承彫耗之後遠無熙寧之富庶
近無紹聖之蓄積去年哲宗山陵甫畢今日太后園陵又作既
建西宮又饗明堂支用之廣不可勝計陛下萬事節儉痛加約
損經費常用尚恐不足似此事勢豈宜更有邊事伏望聖慈留
神采覽更俾一府大臣公共論議毋使偷安以幸無事臣孤賤

粹卷三

五

謫才誤蒙陛下擢置言路小大之事知無不言出於愛君不暇
他恤惓惓之心不勝千萬

議和戰策

曹恭愍公

臣伏見孽虜敗盟侵犯京邑倉皇之變不測而猖獗之勢難防
樓櫓未集不免遣使泣盟捐金帛割土地飽其貪心以紓一時
之急而徐圖萬全之策則前日之和議為便然予之以金帛雖
竭四海不足以塞其求予之以土地雖割三鎮亦未必能弭其
患竊竊之欲發乎無厭城下之盟未必有保護凌近郊劫掠畿
甸幸今宿將勁兵勤王畢集師律素明軍聲大振則今日之用
武亦更盟約雖未可保也然我先敗盟則失信武備雖不可弛
也然我先出兵則不誑為今之計莫若堅守和議駐兵堅壘觀
變而動使漢過不先然後為善和議之說既已施行用兵之策
必有方略以巨愚料之不過檄三鎮使以死捍敵行反間以疑
其心合大兵以斷歸路其策莫過於此然此可用之河外而不

利刃之於城下蓋京師天子之居諸夏之本萬舉萬全庶無可虞若一不成萬有餘喪此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也如聞疆場之吏告賊黨之將至儻或合謀以犯城闕豈可決勝負於一擲乎若賊先欺盟不得已而用兵則主大議者當礪兵磨戰以敵王氣而保宗廟為大臣者不可不思所以衛宸極而護鑾輿唯朝廷之上計謀而早圖之寔天下之幸

議棄三鎮策

蘭陵孫公

臣聞蝮蠱手則斬手蠶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夷狄驕橫乘中原以安無備傾國而至當順而撫之以幸無事而劫寨之臣猖狂妄作挑發兵禍以遺國家手足之害陛下當亟去之云之不果為腹心之患必矣方胡馬南下徑河朔一千餘里所過州縣無一人一騎北向發一矢以抗其鋒者設欲據大河為限孰能禦之其欲得三關者猶以故地為名耳然紹聖用事者雖復元祐諸臣以弃地之罪削除名籍投寬嶺海禁錮子孫累赦

文六十三

六

不宥可為酷矣今自大臣侍從與縉紳士大夫之眾非不知三關之地不得不予也非不知予三關之地可以歛兵而紓禍也而元祐覆轍在前孰肯為國家安危之慮以蹈異日之悔莫如卷舌不言目為計耳臣獨何人首唱此議蓋區區之愚以為割地之後虜人退聽兩國休兵得歲月之頃扶顛持危以彊國勢選將厲兵以固吾圉興衰撥亂可以復古建中興之列未為失也儻以失三鎮為悔追責首議之臣論為城旦投之窮裔臣甘之如薺不敢辭也臣又聞擇禍莫若輕擇福莫若重今日之事有禍無福河北陵寢與河南孰重三鎮之地與京師孰重陛下之所輕重判然不疑則當亟去手足之患無重腹心之累矣

議攻守策

定菴先生

臣嘗熟思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則乘機而動量敵而進可速可遲其勢皆在我也防彼攻我則突然長驅忽爾入寇有莫測之變有

難當之鋒其勢皆在彼也。以彼我之勢論之，文雖為難而守之為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任所急。今朝廷委大將各提重兵，天威震疊，士氣鼓舞，所謂攻之之策，廟堂有神，莽主帥有遠略，臣不得而議也。唯守之之策，臣請詳言之。陛下已詔移蹕建康，前臨大江，俯近僞境，非若臨安之比也。防中之備可不嚴乎？又况豫賊雖盡，而未嘗殄滅，事窮勢迫，必須求救。虜人我之所患，不在豫賊，唯防虜人。雖嘗逆料虜人不爭土地，唯利金帛，知吾國家所有不如往時，彼無所貪，必不妄動。然原其所以立豫之意，非唯使我中國自相屠戮，亦欲為其藩籬。今聞車駕進蹕建康，有北河之意，若漸逼中，只恐賊難立，虜人必須援之。矧河北便是賊區，駐兵而入計，亦不遠。吾豈可不過為守計哉？勿信探報之言，以虜勢已衰不足深慮，寧守之而不來，不可矣。且來而不守也。臣竊見淮東州縣相連，道里不遠，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將城相望，此其勢大易犯也。惟淮西路分闊

文六十三

七

遠，止有一軍。今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要害之處不可空虛，使西連岳鄂，東接楚泗，皆有措用之形。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濟，首尾相應，則雖虜騎之來不足畏矣。然此特在江之北，若乃自江以南，沿流一帶，當築保壘，屯重馬以爲控扼，而建康須添置重兵，恐見今所管不多。若於諸將軍中，逐軍摘那三二千人，每歲更番以守衛，行朝增壯國威，非唯禦外寇，亦以防不虞。如此經營，守計既備，則攻之之策，何施而不可哉？譬猶富人與貧人博而富人每勝，非富人之能，蓋其氣已足以勝之也。由是以言，必知所以守之，然後知所以攻之。臣忝朝廷因前日之勝，欲雪積年之耻，急其所攻而勿其守，故願竭區區望陛下與大臣詳思熟計，使攻守並行，實今日之長策也。

條陳邊防二策

東山先生

伏見川蜀邊面控扼敵境，自沱岷至千金洋，入自夔州，跨關連

至于秭歸延袤二千餘里自軍興至今朝廷遣大臣宣撫川蜀
總統諸軍非不為重然近者宣撫虞允文以疾不起傍無副貳
而鄰境有欲起義歸明者夜攻秦州此無大將不敢輒應為敵
入殺散幸而邊境無事設或敵入乘虛深入諸將若皇無所禀
命一有差跌則川蜀危矣臣切見利州路金洋利閬等州皆節
鎮州郡謂宜分遣重臣作鎮重本朝之威壯上游之勢伏見近
年以來朝廷及帝求賢登用議士一時幸會皆至李執從官其
間或以微罪去位或以疾病去職必寵以顯職遂其素志身享
高華出榮美名閑居有祠祿人從有宣借致政有恩歎身及有
贈盜待士如此亦不薄矣其或年齒衰謝疾病侵陵優其俸祿
華其晚景理固宜然其間豈無強健可用之人臣謂臣如川蜀
金蘭利閬等州皆可遣兩府重臣作鎮今聽命宣撫司或有屯
軍去處並令節制軍馬緩急有事亦可那移應接臣又見此年
宣撫召還新官未久舊官已去邊方危疑人情恐怖欲望陛下

察臣所言如有可採乞賜施行所有襄陽兩淮岳鄂江池等州
亦宜分差重臣社長江形勢更乞聖旨指授施行 又伏見川
蜀控扼蕃蠻自西和至于長州亦三千餘里而當蕃蠻孔道實
沈黎為重自北岷至威戎外境為西蕃自沈黎至施黔之外為
南蠻亦有自西域通貨貿易會于沈黎者李唐末年西川
節度之臣控制失策合六詔為一使得役屬諸部或不聽命假
以唐兵使之殺伐必役從而後已足致末年蠻寇兩蜀入自清
溪關歸由沈黎嘉眉資榮成都岷蜀黎雅等州皆被其害今蕃
蠻部落分散大相統屬與唐末寇掠之勢然臣切見侵軼之兆
蓋有漸矣始自乾道六年茂州西蕃寇邊州郡遣兵守禦轉餉
芻糧蜀人驚擾數月而後定明年雅州碣門沙平蠻因碣門寨
官失其懼心輒長驅深入燒燬門寨虜掠榮經縣下諸村而云
及五制置司發兵追討又殺傷官軍士丁二三百人州郡不能
誰何仍與犒賞講和息兵去年沈黎青羌蕃部因碣門寨

三正守臣責令償之遂擁衆入寇掠十餘村人丁近雖用功部
川蠻兵討平青羌然其意即部川蠻恃功邀賞有輕吾蜀之
意然蕃蠻見利而動生其貪心蜀人不得安寢而卧自此始矣
蓋蕃蠻入寇虜掠漢人男女少壯者轉賣深蕃率人得數十千
所得牛羊穀米絹帛遂以富贍西蜀三遭蕃蠻之害始自茂州
更相循習連年擾邊巨竊謂川蜀之禍未艾也臣伏見祖宗時
瀘州蠻不漏寇邊止殺土丁官軍二百人朝廷遂移瀘川府路
兵馬都鈐轄於瀘州置帥安撫沿邊三州屯東軍千人今將百
年卒無邊患者控制得其策也臣伏見成都府有安撫使兩鈐
轄并第一將皆在府城自可為方面之重臣謂宜移鈐轄一員
并兵五百人於雅州屯駐仍於數內分二百人屯碉門一百人
屯築經縣仍令本路漕司於鄰近州支移稅米充軍糧或就逐
處於衆出之際糴買應副緩急亦可控扼沈黎實為長久之利

危言策

金華先生

天下恬嬉不戒于戎索禍擊引以等之帷幄制之鑄俎而効之
介胄宜無不捷也賤夫下士名微官薄府不謀忌諱出位犯分
誠有自危之道然而觀時考變深思遠慮竊有可危之理故謂
之危言今夫議者猥曰醜虜可滅而舊都可復也願孰不願此
奈何天下有緩急之機不可不察也方天下之機可以急乘則
必先敵非先後之為異而緩急之不同故也蓋天下之機方急
吾雖列用其民蹈環投壘以就一旦之功民將奔命而不怨知
勞之暫而逸之永也是以其法當先意於敵天下之機方緩吾
則務安其民以慰其心敵雖未夷而使之已身休靜之樂而後
可與持久而不貳是以其法當先意於民間之晉有善御馬者
適鄭則疾其策而適楚則徐其轡由鄭近而楚遠也故以遠近
量其力而以疾徐為之節不善者窮其力於一日而冰其致於
千里未有不殆者借民猶御馬也可不察哉昔漢唐之取天下
也其機在於急乘而秦之併六國也其機在於緩圖惟漢唐明

其機而固執之於其方與下蜀漢之粟起晉湯之師猝征亟戰
專意於敵若無所恤然率皆不過十年而天下大定惟秦昧其
機而錯施之於其盛強行徙木之令嚴弃灰之誅深刑重賦忘
意於民莫知少反六國未併而秦之亡形已成嗚呼察斯言也
今天下亦可知矣請以人為喻夫天下者人之身而夷狄盜賊者
人之疾而元氣者民之謂也何則疾有客痼而敵有堅脆烏喙
鬼箭之劑本以劫客疾於遂烈而非所用於平日也故治痼疾
者其術當厚養其元氣俾磨以歲月勝後長熨之女始雖甚危
而卒有全理或者務難疾之去而不知元氣為死生之司命以
百年之患而求一朝之功此殺人覆國者所以相隨屬也嘗
觀王道之 事而得之晉室東駕中原途岌岌食不下咽枕戈
待日先意於敵以刷大耻矣而乃建國都置宗廟劃疆斷壤
甘心一隅曾無恢復之計深究其故東晉所以能成中興之隆
而垂之累世者政由王道明緩急之機耳東晉之敵聖敵也其

法當緩圖於建國都置宗廟劃疆斷壤以慰安民心使天
下知敵之滅否不繫吾之存亡則相與易敵而親上不然奔走
畏避惴惴為敵之虞而且曰尋干戈殘民以逞是敵不滅則吾
無可存之勢而天下何勢而不貳范蠡之於越諸葛亮之於蜀
皆用此道也今天下誠非不足有為矣中原無堅勒之姦雄田
畝無勝廣之僭寇然而醜虜則不可謂之脆敵也其法亦當先
意於民而比年以來全蜀之民鬻南耕牛而辦賦租採棘實而充
鹽粥者已十戶而三四而今歲尤甚轉徙凍餓枕死于道往往
十五為輩白晝而剽食矣何為而使之至此極乎不知其形而
眎其影此何影也是非醜虜不可滅而不若驕之使自斃非舊
都不可復而不若懷之使自歸按兵固圍來則禦之去則勿追
抑使已之欲行恤人之政節用拍利以加惠民如此將見太興
之治不足進而建武之業則可致也邇者轅門申飭有司汰廢
卒裁冗吏其亦察此矣梁惠王有仁人之心孟軻以一牛而

之夫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是則危言於有道之邦者固夫子之所許歟用敢發之以爲芻蕘之獻

議和守策

漢濱先生

臣等竊觀僕散忠義壇回書牒語言不順仍肆兇悖執辱吾番議官意在搜絕和好虜主父子慮其生事故取二小使而釋之其專推怙亂勢豈能以君臣之間必將有變但恐虜主之力未足以制之斯人不死禍難未歇今大言虛喝而未能侵犯者蓋野無青草馬之芻秣深春以後豈可必其不來審議官雖回而不受禮物則所議必不成或雖相允從而別有邀索朝廷必有以處之吾欲援契丹舊例而後以契丹爲非所擬吾欲修景德故事而後以景德爲不可用吾以國信通問而彼欲遣使報謝又責吾緘封越式禮體平身既不許我稱大字又不肯彼號北朝未論四州之地歸正等人只此浮禮尙爾爭執則凡今國書並章及稱呼禮數皆與虜意相違持是以徃必不合矣審議官

不專使事名位尙早故雖遭無禮而巫得放還欲以致使副之來爾使副若在必不止此巨等雖能死節可補於國和議既爾則邊事其可以不慮巨等至野駘四十日問之將帥劉寶輩深以兵少力分不足制敵爲懼問之漕臣宋曉輩亦以錢糧闕乏支用不繼爲憂泗州雖有城壁而樓櫓器械未具虜騎出沒斥候全無議者謂賊若犯邊必由淮右空陷利於馳突若自淮右繞出真揚則泗州雖能堅守不過自保而已淮東形勢清河口爲最急而隄備草草泗州去清河口一百六十餘里非控扼之所見今屯兵近四萬衆兩淮事勢單弱而委四萬衆以保一城其他要言之地恐守禦者有所不足也自虜人用兵未嘗由泗州入寇城中諸將以爲可守者蓋僥倖不來耳此巨等所親見其餘諸處傳聞事體尙不論也今日之事或和或守宜速決大計必欲和議之成不知朝廷能曲從虜人意否既不能從不若早爲之所通虜狡計常持兩端以款敵而誤我國家請與中和

戰並議兩說互疑自春至冬卒無定策虜至河上猶議集而不
決覆轍未遠可爲龜鑑巨等願陛下與大臣熟議權利害之輕
重而審處之欲和耶如何而可以必今欲守耶如何而可以必
固和而不可今守而不可固遷延時月或誤大事巨等必有所
見不敢隱然冒昧誅殛上瀆聖聰惟赦其在愚而未擇之天下
幸甚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六十三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四

策

時議策八

論監司

前谿先生

臣聞外重之勢莫如監司蓋其勢與朝廷相為低昂則處材分
憂可不無慎乎朝廷尚察嚴則此屬日夜淬汰喜為健人朝廷
尚寬闊則此屬因緣苟偷勸為循吏方法新俗惡之初朝廷所
以遇此屬者往往且從常僚暮擢權路不愛爵賞以與此屬開
富貴之門而其間以法意人情自責任者往往皆是也方斯時
論者固有躡等踰防之譏而朝廷藉此屬以枝梧四方者亦豈
少哉法漫行矣俗浸變矣此屬亦遂廢以貌相誨無復常故蓋
未有如此日之可憂也方法新俗惡之初將一天下而首尾之
則言健力惡孱弱以集成為急法既行俗既變則尤當謹守而
挾持使無倦焉可也遂以健力者為豺狼之人厭之以近厚相
照濡可乎曩惟朝廷有憾於百年者正以此屬無守法任事之
人而志厲厲栗坐視塗炭力回已去不返之風波而作新焉曾
未久也而已輒解體是使在再歲月復如前日而又復更張之
也觀今之法謂之已行則緝熙之人尚多今之俗謂之已變則
頑梗之俗尚在奈何使此屬無故而罷休也且如去冬造簿法
行此朝寺既稔講之矣其外降虛實固大事也而守令往往習
為常程至有以前日手實中廢為驗者苟如此則臣保知此法
未可以全成望郡縣也其所由不監司以苟簡敗之爾前日上
下之勢如束濕而朝廷法令十有九不如意况如今日已放繩
墨之後乎嗚呼文具然其縣大夫慵懦不力鄉書手之因仍為
茲以害齊民者已深矣此非獨巨憂巨所聞於老世務者皆如
巨憂無異也朝廷亦豈惜片言之戒為監司之勸沮乎非特此
也其於法令之間見如不見望如不聞按部未再三則以勞苦

為評在官未滿歲則以久淹為歎者皆是也郡縣亦曰其監司
接人無苛禮某司倉臨事有大體皆如息因循之實也然亦朝
廷有以致之爾或曰造新法用新進如前所外拔是也守新法
用舊人如比日用輩彥輔高秉孔宗翰林積趙約之類是也朝
廷之行往往與世俗之疑合則亦何在乎監司之不勸為近厚
以致於苟簡而無畏哉此最當今急務不可緩圖者願 陛下
乘士氣竭歸之時為一鼓焉如曰天下無事何用使此屬擾擾
哉此非臣所敢知也

論理財

臣聞財用亦荒失助必有所以致空荒失助之處不因於費出
必起於陷失此兩者浮沉財用之海也朝廷講此孰矣然知以
遺利失財為憂而密網之置先及百姓此何道耶今內有計司
市易外有撥運轉運更相龍斷迭相征取開闔之權歸柄于上
而天下之利盡矣尚何疑百姓之私蓄以抗國者哉天子仁聖

文字の

二

賜民寬大此日為盛則理財之術但當究費出與失陷兩者之
源而已比年已前財用充阜求無不厭者非有真理財之意如
今日也特無所事因循曠闕積稔告餘而已自大興廢之後官
曹以倍費徒費以備費田以修治費水以疏決費軍械以預備
費府寺以土木費蠻夷以問罪費於非常河漕以防虞費於不
測此數者費出之源也敢妄謂 陛下以宮廷大馬臺池之故
而費國毫髮乎是則費出以民雖有智者無所奈何然臣意此
數者容有可裁省消壞之實而未之盡得也夫城防百里潰於
蟻壤太倉千斯匱於鼠穴朝廷雖廣入之亦廣出之雖日理之
亦日費之尚何望陳腐費朽之駉騁乎議者亦以謂朝廷急財
如水火而不愛惜如塵糞事未有形迹而志於必成亡財失力
又輒弗治故小人之姦亦敢率易舉事而朝廷亦自悅從焉審
成如此則十口之家不能保貧况九州乎今朝廷內所儲者具
不能知外所儲者惟坊場之入而已不亦大窳哉陛下無忍銖

銖之少有積而致於鈞石者矣。夫忽拳拳之微，有積而致於立山者矣。則日朧月前，使飽食無事之身，不致於苦肥斯可也。此費出之源所宜究也。若昭失之害，則無處不有。然名舉之則似不足言，實考之則又不可廢。且以臣所見稽焉。州郡理欠之職，固陷失之權衡也。彼居是職者，有肯為朝廷一經意乎？今折納之法，在州郡特理欠之一事。爾自非重朝廷之遣使，則名存實亡。文具而已。果誰執咎哉？至於坊場、走利之俸，臣有論坊場胥吏占傭之冗，賦罰細故也。積及無等而弗收，情輕贖金可得也。壞至萬分而弗斂，稅商不均而公私無據。臣有論在商賦農不足而累歲無所歸，監司雖才力不及，則棄為殫殘。郡邑畏事而意不經，則以為漫大。以類推之，則遺利失財無端緣而自沉者，可救也。非不能為而鹵莽滅裂不肯為者，可誅也。此陷失之源所宜究也。天生有時，地生有限，人用之無窮而費出不塞，其消消陷失不尋，其漫漫則期國之富強可得乎。

文六十四

三

論風俗

臣聞先王以厚俗為本，俗不厚則本不固。此天下所由亂也。方三王盛時，政俗俱朴，上下之接如響。深親疎之間，如室家而伐木行葺之。詩忠厚為辭，歷幾千年而波澤之流無有窮已。秦起於孤絕，各肉六國，遂奄九有。攻守同道，一切以殘忍濟。而政疲俗惡，出子分贅，遂成氣書。父子毋婦，不能保其編緦。殺伐不義，起於警效之間。胡越生於同堂，合席之上。賈誼已嘗有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辭語之說。自秦漢已來，大抵風俗厚者易守而享歷長，風俗薄者難守而享歷短。夫禮義忠信所以維持大物者，蓋可斷廢哉？細民罔罔，惟利是嗜。巢分穴析，不翅禽蟻而運大物者，友綏風俗，汲汲以富國強兵為根株。使異政殊俗如此，則相招以趨死地而已。國雖富，何恃而守？兵雖強，何守而不亡也哉？陛下以天世事兩宮，以人倫友仲季孝友之化，可謂蟠極無媿舜矣。然百年之風俗未厚，如三王而平居無

憂輒做秦人之殘薄娶乖者殆是也傳習安固不自以為康莊而一鄉小國慈之家無幾焉矯極過秦則至身剔肌膚以自鳴孝夫以盛德之流行謂且淪其肺腑而為秦轉漢尚以滋太息者法過而息衰事勝而情惡故也今法母改適於夫為義絕而其子非有犯則名相義絕於夫以懲寡妻不節之愆有犯同母以懲惡子不情之罪固善矣然至使父死母弱其子誘使之改從母不出畿而兄弟遂以不母遇焉析生異姓以和養其妻子它日其母丐於其門餌以芻豢之餘食者鮮矣一陷於誘餌而流離孤弱不遇旦暮母子相失可為愁絕此與秦俗何等焉天下不知幾幾而江淮之間尤為橫惡使母不能安其室而法尚誅以不子况誘而奪之哉所謂同居接繼至能養成前夫之子者於法得資給之資此已足救孱薄之俗也而獨於改適貧不能生棄其夫而歸者子母道復合雖已析生異姓皆還之俱貧不能自存者非如此則惡子奪其私而弱母得其所矣蓋人情不安室而去則雖貧孰肯弃其夫凡棄其夫而歸者必非其本心而惡子之罪者矣父子既無親繼之相疑而母子乃有復合之相愛豈不善乎陛下孝友至矣而臣言及此乃陛下所矍然回車勝母之閭者也

論人材

臣聞皇車帝輅置之隙閑而不以載御則腐肉聚猶積薪象樽龍璣置之暗陋而不以獻酌則汗賤猶瓦器人材作輟始有類此蓋天下不可一日無人而胚胎盤錯固有漸就非君師孰識之哉朝廷據大鼎烹千歲不調之珍肴養賢無方可謂盛矣然臣不韙竊有疑者或大作之或大輟之使人材一振而惟悴何也比年之前取材之路廣用材之基峻得材之數富方斯時也天下之士挾寸銖者不安於家日夜增長人人以見遇相汲瀾君臣權析各得所願可導而航也一噓之式至於廢冷取材之路迫狹如山蹊用材之基陵遲如蟻垤得材之數亦荒如壤圃天

下之士聞有處於家者矣無復曄曄煌煌可照之光采也夫豈以取材之路廣則爵祿有濫及之憂用材之基峻則小人有輕進之患也哉君子小人更為倚伏兼收博採則此類何所不容要之識用君子識除小人而已以輕進為患而一切拒其來正所謂廢食於噎也臣官小邦去國為遠莫能罄知然比日取材用材得材二者何如哉臣恐士大夫委委放怠不自振舉山林透野妄以鄙論疑朝廷也臣意人材比他物它事不同早夜提撕於前鞭策於後嘗使之以千里為歷塊九州為席上可也少不介意則平居福會身以幸免一遭急難則爵祿濫及尤甚於取材之廣之初小人輕進愈分於用才太峻之際豈若謹持之虞作輟之中足以為天下英豪之歸宿乎詩之用賢育材常居大平無事之秋蓋太平無事則人君以人材為不急而有至於顛覆顛故也古者有大過惡朝黜暮收者匿金盜婢巨賊是也匿金盜婢巨賊苟材足贖焉亦安得以一時之陷溺遂終身廢乎

凡人見困於空乏拂亂之地動心忍性者罕矣從而後用之則感激罪悔可以死責此古人所以有取於匿金盜婢巨賊之意也巨願陛下加廣取材之路拔車山滄試以難劇如昔始事之時至於宿怨疲敝皆得復用以洗滌山川鬱鬱之滯氣加峻用材之基無遠廢於小人輕進之噎加富得材之數以上齊文王檇葉宣王采芑之事較他事物相虧補利害何如哉蓋自天地開位已來未有以多得人材而反至於潰亂弱削者也

論水利

臣聞水之利常與天澤上下同流則其為博矣不言可知興廢緩急若有常數者比年以前天下之水無一勺不疏如血脉天下之田無一畝不化如膏腴言利者用興利者賞厚利者責重謂盛矣事功中休情偽雜出言利者耻興利者倦障利者喜天下之水有涇涇白渠而猶行潦也天下之田有黑壤赤墁而猶耕石也此豈獨人知之雖九宸崇嚴亦側聞之矣夫水與田利

厚農富國政事之所推而興廢不經墮達失時此豈先王深濤
洳夷阡陌之意乎朝廷自集功起滯于今十年小人輕舉以敗
天助亦豈小哉然賴以荒治有秋者不為不多矣蓋沮誅拔慝
者常以輕舉損費為踴評以審按惜力為忘告然一無功者而
旁達其距人害善之私意此方今之不可不察也以臣所居部
觀焉萬安子路潁二湖廣袤萬餘頃利養全餘族可決可激可
興可復此橫目者所知也方迭起之初則人人以利歛及輟寢
之後人人以害擠是利害果無端倪而特因時高下望風向逆
而藉眾口以為權衡臣所目擊也臣所目擊如此則其不見者
遺利失時可勝遺恨邪豐年樂歲賴天澤而不勤固凡情也及
斯時也起而趨功則食足養力足使上以輔天下以相地與夫
凶年飢歲艱食綿力上下不相扶持之時豈止倍蓰哉善言利
者莫如其言利之精收歛重輕寡謀故蒞事則有不如其言利
之精收歛累少怨故蒞事則不稱其與利之勇使朝廷擇賢者

濟焉則言收歛未肯自陋以自必矣夫臣常竊歎人君有願治之
誠人臣有肯治之材天下有可治之實二者合會譬如四時或
往或來如循環中不幸一跌則二者俱廢良心美法僅成汗漫
舉大利動大功亦安得無全害者耶禹之治水今所見者特其
功已成道已順故也趨趨蹉跌固寓於不言之間在所意尋豈
可以在民力費民財為禹劣德哉臣愚謂宜先飭監司各分所
隸郡縣使以所隸水土之利害來上曰某可興可復某可寢可
廢用財若干用力若干歷幾歲月天子從中斷其是非然後責
成焉又特設為監司興利賞科以勸其前則彼各分所隸矣不
得不思而有賞不得不慕而有罰不得不畏也往年兩浙有監
司興水利小人沮功輒以無保明監司酬賞為言而朝廷亦不
報信如此則亦孰肯策勵其屬必躬必力以成朝廷輔相天地
之心乎夫豈一興一廢果有常數焉而人苟私憂耶不然是不
為也且以召伯一畏言之廢堰留隴雖重子以為不利而置陳

期於必後者又非一人也而彌今二年付之悠悠如此則尚可
望疏天下之水如血脉化天下之田如消膏也哉巨所言特別
於未起者而利舟楫者尚不在焉

論縣邑

臣聞守令之擇其難一也而今尤為難方天下簡便無事則銓
門如歸市爭取徑去無留轍者比年已來銓法為之一變先後
名壓當與不受往往淹歷歲時或下就空閑不急之局以甚藏
其身至用換武廩使衝停過惡之人以充其乏蓋縣令之輕未
有甚於此也朝廷所以集成治功其根本在縣令而使士大夫
有不樂就之心銓司有輕用之意受命之日一縣之綱領百里
之民已自隳壞矣尚何督責寄委之虛文哉以呂究觀縣道其
法度既已可守而其者持苗役事有陷失不削之憂然又力堪
倚辦則雖百十苗役無足念也誠不樂就者縣有大小事有簡
繁大且繁者過常多小且簡者過常少然其間盡心力為之與

文三〇

七

夫偃仰休聞而治者同一官守同一罷去而上下法網又常密
於大縣無功足過在人情亦安肯俛首就之哉熙寧之前縣有
望以其祿金分十千至十五隆殺之美非此色人不得為此等
縣雖甚拘攣然亦可以懲艾矣今選人祿金第為一例其以資
序外饒者又別事也祿金等則利圭田圭田等則利事簡三者
無所利而徒就事繁過之地雖使卓茂魯恭尚有難色焉且
此見武人以試法揆應子以歲月遷往往出為大邑其評言進
止百色極梗良可取嗤侮而况責其稔政事為陛下愛百里之
嬰兒乎是為甚青亞俗之愚等而已以此言之負不洗之過從
而傷弓破膽又可知也臣聞諸議者謂且以事體簡劇為上中
下三等上縣月給食金五十中縣月二十下縣不給仍以所隸
縣贖罰不係省錢充則官無橫廢而人有樂盡之意矣今兼兵
之邑監富之寄一以常邑州給為優一以常邑所給等而責輕
此所以人人樂就焉陛下試以今官為較之有安坐無事而

月給食金者何可勝數至於州縣主簿之官出金入粟曾無寸
勞而數滿萬則已自次第給之矣及於縣道重要借乎又况官
無橫費而使人人樂為其利害何如哉乃若議為俸資減年外
季等賞則臣疑過甚而恩有不及周者况今興利補盜試法差
委其常典大率用此又加以縣道歲月之遷則益紛紛矣所以
處縣道者既重矣然後可以議擇材而受也故凡一縣則歸之
中書為堂除少故今守卒權入之法或旁外或正用皆可也中
縣委益司以所謂時色者差擇焉是一舉而兩得之也則賢者
獲盡其材而不肖者可以謹守免過今司農之丞簿以歷縣道
為正蓋新進羈生有不望稼穡之勤故爾司農上有大吏非此
屬所得專而猶峻為之若此况一邑百里付在今乎而使之紛
紛顛倒為左右口實彼丞佐亦安得必牧正之哉朝廷每一造
新則嘗責監司以對後與選倚成為急而監司又忽忽奉行而
已與其澄汰之於未流則曷若追始出之本一清焉為利乎此
以增重焉

文三十四

新刊國朝三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四



